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八

三五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三

宋李昉等編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陳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樞

朱延壽

秦進忠

望江李令

張飛廟祝

僧彥脩

建康樂人

黃廷讓

張瑗

婺源軍人妻

陳德遇

廣陵吏人

皇甫枚

光啓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將赴調行在與所
親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縣縣西南四
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稍煙雲晝晦日是風勁
感於多岐上一長坂下視有茅屋數間槿籬疎散其中
有喧語聲乃延望之少頃有村婦出自西廂之北著黃
故衣蓬頭敗屨連呼之不顧但俛首而復入乃循坂東

南下得及其居至則荆扉橫葛縈帶其上茨棘羅生於
其庭略無人蹤如涉一二年者矣枚與裴生愕立久之
復登坂長望見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驢赴之至則郵吏
將往端氏縣者也乃與俱焉是夜宿端氏

出三水
小牘

陳璠

陳璠者沛中之走卒也與故徐帥時浦少結軍中兄弟
之好及浦為支辟所任璠亦累遷右職黃巢之亂支辟
簡勁卒五千人命浦總之而西璠為次將浦自許昌趨

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陰浦乃矯稱支命追兵廼於是引
師與璠合屠平陰掠圃田而下及沛支慮其變郊勞及
解甲盛設厚賂之乃令所親諷支曰軍前不安民望見
追且請公解印以厭衆心支力不能致乃率其孥出居
大彭館浦自稱留後璠謂浦曰支尚書惠及沛人若不
殺之將貽後悔浦不可璠固請與浦往復十餘翻浦怒
曰自看自看璠乃詐為浦命謂之曰請支行行李歸闕下
支以為誠也翌日遂發璠伏甲於七里亭至則無少長

皆殺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後浦受朝命乃表璠為宿州
太守璠性恠酷喜殺復厚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貨
賄山積浦惡之乃命都將張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
處別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圍友遲朋友自
領驍果百餘人突之璠潰與十餘人騎走出數十里從
騎皆亡璠棄馬微服乞食於野野人有識之者執以送
友繫之馳白浦浦命斬之於郡璠本麤悍而朴不知書
臨刑忽索筆賦詩曰積玉堆金官又崇禍來倏忽變成

空五年榮貴今何在不異南柯一夢中時以為鬼代作

也

出三水
小續

豫章中官

天復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街中若數十人
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
能寐頃之結盡誅闔宮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向市

驟語喧噪如先所聞

出稽
神錄

邵元休

漢左司員外郎邵元休當天復年中尚未寇居兗州解
宅宅內惟乳母婢僕堂之西序最南是書齋時夜向分
舉家滅燭熟寐書齋內燈亦滅邵枕書假寐聞堂之西
憲宰若婦人履聲經于堂階先至東序皆女僕之寢室
也每至一房門即住少時遂聞至南廊有閣子門不扃
鍵乃推門而入即聞轟然若撲破磁器聲遂西入書齋
窓外微月見一物形狀極偉不辨其面目長六七尺如
以青黑帛幪首而入立于門扉之下邵不懼厲聲叱之

仍問數聲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勢如風卻欲捫枕擊之
則已去矣又聞行往堂西其聲遂絕遲明驗其南房內
則茶牀之上白磁器已墜地破矣後問人云常有兵
馬留後居是宅女卒權於堂西作殯宮仍訪左右有近
鄰識其女者云體貌頗長蓋其魄也

出玉堂
閒話

何四郎

梁時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粧粉自業嘗於一
日五更初街鼓未鳴時聞百步之外有人極叫何四郎

者凡數聲而罷自是率以為常約半月後忽晨興開肆
畢有一人若官僚之僕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
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僕又促之何方東帶僕又不容
俄以衣牽之北行達于東西之衢何乃欲迴歸僕執之
尤急何乃愈疑將非人耶嘗聞所著鞋履以之規地自
圓亦可禦其邪魅某雖亟為之即被擲之于屋知其無
能為也且訝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門又西北
約五七里則昏冥矣忽有朱門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

更深延入烈炬熒煌供帳華麗唯婦人輩款接殷勤云
是故將相之第幼女方擇良匹實慕英賢可就吉席何
既覩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良代是比曉則卧于
丘塚之間寂無人迹遂望徽安門而返草莽翳密墮於
荒井之中又經一夕飢渴難狀以衣襟承露而飲之有
樵者見而問之遂報其家縋而出之數日方愈

出玉堂
間話

青州客

朱梁時青州有賈客泛海遇風飄至一處遠望有山川

城郭海師曰白項遭風者未嘗至此吾聞鬼國在是得
非此邪項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廬舍田畝不
殊中國見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見已至城有守門者揖
之亦不應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宮正值大宴羣
臣侍宴者數十其衣冠器用絲竹陳設之類多類中國
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窺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還亟
召巫者視之巫曰有陽地人至此陽氣逼人故王病其
人偶來爾無心為祟以飲食車馬謝遣之可矣即具酒

食設座於別室巫及其羣臣皆來祀祝客據按而食俄有僕夫馭馬而至客亦乘馬而歸至岸登舟國人竟不見已復遇便風得歸時賀德儉為青州節度與魏博節度楊師厚有親因遣此客使魏具為師厚言之魏人范宣古親聞其事為余言

出稽神錄

周元樞

周元樞者睢陽人為平盧掌書記寄居臨淄官舍一夕將寢忽有車馬輜重甚衆扣門使報曰李司空候謁元

樞念親知輩皆無此人因自思必鄉曲之舊吾不及知矣即出見之延坐請問其所從來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樞驚曰何至是對曰此吾之舊宅也元樞曰吾從官至此相傳云書記之公署也君何時居此曰隋開皇中嘗居之元樞曰若爾君定是鬼也曰然地府許我立廟於此故請君移去爾元樞不可曰人不當與鬼相接豈吾將死故君得凌我耶雖然理不當以此宅授君吾雖死必與君訟因台妻子曰我死必

多置紙筆於棺中將與李君對訟即具酒與之飲相酌數百盃詞色愈厲客將去復留之良久一蒼頭來云夫人傳語司空周書記木石人也安可與之論難自取困哉客於是辭謝而去送之出門倏忽不見元樞竟無恙

出稽
神錄

朱延壽

壽州刺史朱延壽末年浴於室中窺見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髮青衣手執文書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

我亦受命來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壽因呼侍者
二人即滅侍者至問外有何人皆云無人俄而被殺出

神雜
錄

秦進忠

天祐丙子歲浙西軍士周文作亂殺大將秦進忠張胤
凡十餘人進忠少時嘗怒一小奴刃貫心殺而并埋之
末年恒見此奴捧心而立始於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
日將出乃在馬前左右皆見之而入府又遇亂兵傷胷

而卒張盾前月餘每聞呼其姓名聲甚清越亦稍稍而
近其日若在對面入府皆斃矣

出稽
神錄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罷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聰慧令嘗飲酒暮
歸去家數百步見二子來迎即共禽而毆之令驚大怒
大呼而遠方人絕竟無知者且行且毆將至家二子皆
却走而去及入門二子復迎于堂下問之皆云未嘗出
門後月餘令復飲酒於所親家因其白其事請留宿不

敢歸而其子恐其及暮歸復為所毆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見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從者擊之因而獲免明日令歸益駭其事不數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為此厲益黎邱之徒也

出稽神錄

張飛廟祝

梓州去城十餘里有張飛廟廟中有土偶為衛士一夕感廟祝之妻經年遂生一女其髮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狀至於長大人皆畏之凡蒞職梓州者謁廟則

呼出驗之或遺之錢帛至今猶存

出野人問話

僧彥脩

草書僧丈英大師彥脩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從禁
復厚遇之後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
見秦王擁二十騎詣寺訪彥脩彥脩問大王何以此來
恰未對脩而不見彥脩方訪於人不旬日秦王遇害

出北

夢瑣
言

建康樂人

建康有樂人日晚如市見二僕夫云陸判官名隨之而去至大宅陳設甚嚴賓客十餘人皆善酒惟飲酒而不設食酒亦不及樂人向曙而散樂人困甚因卧門外牀上既寤乃在草間旁有大塚問其里人云相傳陸判官

之塚不知何時人也

出稽神錄

黃廷讓

建康吏黃廷讓嘗飲酒於親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飄飄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數里至一大宅寂

然無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牀廷讓困甚因寢牀上
及寤乃在蔣山前草間踰重城複整矣因恍惚得疾歲

餘乃愈

出稽
神錄

張瑗

江南內臣張瑗日暮過建康新橋忽見一美人袒衣猖
獷而走瑗甚訝諦視之婦人忽爾迴頭化為旋風撲瑗
瑗馬倒傷面月餘乃復初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歸
自是每過此橋馬輒提一足而行竟無他怪

出稽
神錄

婺源軍人妻

丁酉歲婺源建威軍人妻死更娶其後妻虐遇前妻之
子過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見亡妻自門而入大怒後妻
曰人誰無死孰無母子之情乃虐我兒女如是耶吾比
詐與地下所司今與我假十日使我誨汝汝遂不改必
能殺君夫妻皆恐懼再拜即為具酒食徧召親黨鄰里
問訊叙話如常他人但聞其聲唯夫見之及夜為設榻
別室夫欲從之宿不可滿十日將去復責勵其後妻言

甚切至舉家親族共送至墓去墓百餘步曰諸人可止矣復殷勤辭訣而去將及柩林中諸人皆見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沒建威軍使汪延昌言如是

出稽神錄

陳德遇

辛亥歲江南偽右藏庫官陳居讓字德遇直宿庫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夢二吏手把文書自門而入問此陳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庫中吏將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字德遇耳有主衣庫官陳德遇者家近在東曲

二吏相視而嘻曰幾誤矣遂去邇日德遇晨起如廁自云有疾還卧良久遂卒二人並居治城之西

出稽神錄

廣陵吏人

廣陵吏姓趙當暑獨寢一室中夜忽見大黃衣人自門而入從小黃衣七人謂已曰處處尋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黃衣前曰天年未盡未可遽行宜有以記之可也大人即探懷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視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識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記

字其上不可識趙後不知所終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鬼三十九

楊域

袁繼謙

邠州士人

王商

謝彥璋

崇聖寺

任彥思

張仁寶

楊蘊中

王延鎬

僧惠進

田達誠

徐彥成

鄭郊

李茵

柳鵬舉

周潔

楊珺

兗州龍興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經藏有法寶大師者常於靈神佛堂之前見一白衣叟如此者數日怪而詰之叟曰余非人乃楊書記宅之土地僧曰何為至此叟曰彼公復戾興造不輟致某無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禍之答曰彼福壽未衰無奈之何言畢不見後數年朱瑾棄城而遁軍亂一家皆遇害楊名珺累舉不第為朱瑾

書記

出玉堂
閒話

袁繼謙

殿中少監袁繼謙嘗居兗州侍親疾家在子城東南隅有僕人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長史許延年後云陳慰繼謙不樂命延入及束帶出則已去矣僕云徒步衣故皂衣張帽而至裁投刺入車門則去矣其年親卒遂

以其刺兼寘錢焚之

出玉堂
閒話

邠州士人

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數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進行至曠野忽聞自後有車騎聲少頃漸近士人避於路旁草莽間見三騎冠帶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談話士人躡之數十步聞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數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試為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日兵取雖優其如君子小人俱罹其禍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為然既而車騎漸遠不復聞其言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

出玉堂
閑話

王商

梁貞明甲戌歲徐州帥王殷將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晝居人咸聞通衢隊伍之聲自門隙覘之則皆青衣兵士而無甲冑初謂州兵潛以捕盜耳俄聞清嘯相呼或歌或歎刀盾矛槊囂隘閭巷怪狀奇形甚可畏懼乃知非人也比自府解出於州南之東門扃鍵無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詔朝命劉鄩以兵五萬致討凡八月而敗

合境悉罹其禍

出玉堂
閑話

謝彥璋

梁許州節度使謝彥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庫副使郝昌
遇往許昌籍其家財別開一室見彥璋真像之左目下
鮮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衆共異之彥璋性嗜蟹鎮
河陽命漁者采以供膳無虛日焉不獲則必加重罰有
漁人居於城東其日未曙將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
人問其所適以實對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輟否漁人曰
否則獲罪矣又曰子若不臨網罟則贈子以五千錢可

乎漁人許之遂獲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曉唯呀其輕顧
之其錢皆紙矣

出玉堂
閒話

崇聖寺

漢州崇聖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氣貌甚
偉驅殿僕馬極盛寺僧謂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
與僧展指甚恭唯少言語命筆各題一絕句于壁朱衣
詩曰禁烟佳節同遊此正值醱醖夾岸香緬想十年前
往事強吟風景亂愁腸紫衣詩曰策馬暫尋原上路落

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國破一場夢惆悵又逢寒食天題
罷上馬疾去出松徑失其所在但覺異香經月不散其

詩子今見存

出玉堂
閒話

任彥思

蜀昌州牧任彥思家忽聞空中有樂聲極雅麗悲切竟
日不休空中言曰與吾設食任問是何人竟不肯言本
末乃與靜室設之如人食無遺或不與食即致破什器
蟲入人耳烈火四起彥思惡之移去迴避亦常先至凡

七八年忽一日不聞樂聲置食無所餐廳舍楸上血書
詩曰物類易遷變我行人不見珍重任彥思相別日已
遠彥思尤惡其所題以刀刻之而字已入木終不知何

鬼也

出幽
明錄

張仁寶

校書郎張仁寶素有才學年少而逝自成都歸墓閭中
權殯東津寺中其家寒食日聞扣門甚急出視無人唯
見門上有芭蕉葉上有題曰寒食家家盡禁烟野棠風

陸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舉族驚
異端午日又聞扣門聲其父於門罅伺之乃見其子身
長三尺許足不踐地門上題五月午日天中節題未畢
其父開門即失所在頃之克葬不復至矣

出述
異記

楊蘊中

進士楊蘊中得罪下成都府獄夜夢一婦人雖形不揚
而言詞甚秀曰吾即薛濤也頃幽死此室乃贈蘊中詩
曰玉漏深長燈耿耿東牆西牆時見影月明窗外子規

啼恣使孤魂愁夜永

出幽
異記

王延鎬

梓州有陽關神即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也靈應嚴
暴州人敬憚之龍州軍判官王延鎬納成都美妓人霞
卿甚寵之携之赴官經陽關神祠前過霞卿暴卒唯所
生一女非延鎬之息倍哀憫之一日傳靈語具云為陽
關神所錄辭而得解從此又同寢處寫其貌而馮之至
於盥漱飲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與君別延鎬將

更娶告之鬼亦許焉乃娶沈孝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
即有一黑蝴蝶翩翩掠筵席而過卒以為常其後延鑄
為新津令方嫁其女資送甚備自是無聞

出靈異記

僧惠進

西蜀有僧惠進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資福院門
見一人長身如龍色迫之漸急奔走避之至竹箬橋馳
入民家此人亦隨至撮拽牽頓勢不可解僧哀鳴祈之
此人問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異姓乃捨之而

去僧戰懼投民家移時稍定方歸寺中是夕有與之同

名異姓者死焉

出錄
異記

田達誠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為務治第新成
有夜扣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為人耶鬼
耶良久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為暴水所毀求寄
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
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義氣聞於鄉里故告

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唯有廳事耳即
拜辭謝而去數日復來曰家已至廳中亦無妨君賓客
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為也達
誠亦虛其聽以奉之達誠嘗為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
能詩耶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即具酒置紙筆於
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
回顧則酒已盡字亦著紙矣前後數篇皆有意義筆跡
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儻言之將不益於主人

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間
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段紅衆亦不諭
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
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
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
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答一百也達誠辭謝台婢
答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
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厨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

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廣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

其居亦竟不獲

出稽神錄

徐彥成

軍吏徐彥成恒業市木丁亥歲往信州泔口場無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從二僕往來岸側狀若訪

人而不遇者彥成因延入舟中為設酒食賓敬之少年甚媿焉將去謝曰吾家近此數里別業中君且日能辱顧乎徐彥成許諾明日乃往行里餘有僕馬來迎奄至一大宅門館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豐備從容久之彥成因言住此久無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當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價廉市易既畢往辭少年少年復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賣今以此贈君至吳當獲倍蓰彥成廻始至秦淮會吳帥俎

納杉板為棺以為材之尤異者獲錢數十萬彥成大市
珍玩復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復與交市如是三往頗
獲其利間一歲復詣之村落如故了無所見訪其里中

竟無能知者

出稽神錄

鄭郊

鄭郊河北人舉進士下第游陳蔡間過一塚上有竹二
竿青翠可愛因駐馬吟曰塚上兩竿竹風吹常裊裊久
不能續聞塚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長眠不知曉

郊驚問之不復言矣

出述
異記

李茵

進士李茵襄陽人嘗遊苑中見紅葉自御溝流出上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間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茵收貯書囊後僖宗幸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官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接因見紅葉嘆曰此妾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逢內官田大人識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馬與

之前去李甚快悵其夕宿逆旅雲芳復至曰妾已重賂
中官求得從君矣乃與俱歸襄陽數年李茵疾瘡有道
士言其面有邪氣雲芳子自陳往年綿竹相遇實已自
經而死感君之意故相從耳人鬼殊途何敢貽患於君
置酒賦詩告辭而去矣

出北夢
瑣言

柳鵬舉

唐龍紀中有士人柳鵬舉遊杭州避雨於伍相廟見一
女子抱五絃云是錢大夫家女僕鵬舉悅之遂誘而奔

藏於舟中為廂吏所捕女僕自經而死一日却到柳處
柳亦知其物故其僕具導其情故留之經時而去

出北
夢瑣

言

周潔

霍丘令周潔甲辰歲罷任客遊淮上時民大饑逆旅殆
絕投宿無所升高而望遠見村落煙火趨而詣之得一
村舍扣門久之一女子出應門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
饑餓老幼皆病無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

子侍立於前少頃其妹復出映姊而立不見其面潔白
具食取餅二枚以與二女持之入室閉關而寢悄無人
聲潔亦聳然而懼向曉將去使呼二女告之了無聲應
者因壞戶而入乃見積尸滿屋皆將枯朽唯女子死可
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餅猶置胸上潔皆為瘞之云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鬼四十

楊副使

僧楚珉

陳守規

廣陵賈人

浦城人

劉道士

清源郡將

王詗妻

林昌業

潘襲

胡澄

王攀

鄭守澄

劉騰

楊副使

壬午歲廣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實甚急或問所用云
吾長官明日上事有問長官為誰云楊副使也又問官
署何在云金山之東遂去不可復問時浙西有副使被
召之揚都明日船至金山無故而沒

出稽
神錄

僧楚珉

廣陵法雲寺僧楚珉常與中山賈人章某者親熟章死
楚珉為設齋誦經數月忽遇章於市中楚未食章即延

入食店為置胡餅既食楚問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
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為揚州掠剽鬼復問何謂
掠剽曰凡吏人賈販利息皆有常數過數得之即為餘
剽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間如吾輩甚多因指路人男女
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頃之有一僧過于前又曰此僧亦
是也因召至與語良久僧亦不見楚也頃之相與南行
遇一婦人賣花章曰此婦人亦鬼所賣花亦鬼用之人
間無所見也章則出數錢買之以贈楚曰凡見此花而

笑者皆鬼也即告辭而去其花紅芳可愛而甚重楚亦昏然而歸路人見花頗有笑者至寺北門自念吾與鬼同遊復持鬼花亦不可即擲花溝中濺水有聲既歸同院人覺其色甚異以為中惡競持湯藥以救之良久乃復具言其故因相與覆視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無

恙

出稽神錄

陳守規

軍將陳守規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館館素凶守規

始至即鬼物晝見奇形怪狀變化倏忽守規素剛猛親持弓矢刀杖與之鬪久之乃空中語曰吾鬼神不欲與人雜居君既堅正願以兄事可乎守規許之自是常與交言有吉凶輒先報或求飲食與之輒得錢物既久頗為厭倦因求方士手書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罵曰吾與君為兄弟奈何上章訴我大丈夫結交當如是耶守規曰安得有此事即於空中擲下章疏紙筆宛然又曰君圖我居處謂我無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

於此矣由是遂絕

出稽神錄

廣陵賈人

廣陵有賈人以栢木造牀几什器百餘事製作甚精其費已二十萬載之建康賣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風起因泊山下頃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於其側賈人疑之相與議此必羣盜也將伺夜而劫我前浦既遠風又益急逃避無所夜即相與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風雨雷電蒙覆舟所岸上則星月了然食

頃雨止雲散見巨舟稍稍前去乃敢歸舟中所載柏木
什器都不復見餘物皆在巨舟猶在東岸有人呼曰爾
無恨當還爾價買人所載既失復歸廣陵至家已有人
送錢三十萬置之而去問其日即泊瓜步之明日也

出稽

神錄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聞於其姑
逾年忽夜扣門號哭而歸其母驚駭相與哀慟曰汝真

死耶曰兒實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暫歸因坐母膝言語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責其妻曰我此有金爾何不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殺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儻殺是人必謂吾所殺也於是哭辭母而去復自提刀送其妻還父家迨曉及門數十步忽然不見

出稽神錄

劉道士

廬山道士劉某將遊南嶽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貧復喪其子未有以斂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來但

撫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劉出視之見面白如雪作兩髻
結徑入其家負其尸去莫知所之

出稽
神錄

清源都將

清源都將楊某為本郡防遏營副將有大第在西郭某
晨趨府未歸有人方食忽有一鷺負紙錢自門而入徑
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鷺自神祠中來耶乃令奴逐之
奴入房但見一雙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驚走某歸聞
之怒持杖擊之鬼出沒四隅往還倏忽杖莫能中某益

怒曰食訖當復來擊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諾楊有二
女長女入厨切肉且食肉落砧輒失去女執刀向空曰
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請斫女走氣殆絕因而成病次
女於大壺中取鹽有一猴自壺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
堂前復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壇召之鬼亦立壇作法
愈甚於巫巫不能制亦懼而去頃之二女及妻皆卒後
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請為持經一宿鬼乃唾罵某
而去爾因遂絕某其年亦卒

出稽
神錄

王謝妻

王謝者南安縣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馮之言
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祀我當有益於主人謝許之乃呼
林為阿姐為人言禍福多中半餘歲乃見形自腰已下
可見人未常來者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名
者不擇遠近與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名
神名祝詞明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
博一旦忽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為人女年未及笄而天

聞於地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為神以償此錢訖即生為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為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轉殷勤致謝嗚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見

出稽神錄

林昌業

林昌業漳浦人也博覽典籍精究術數性高雅人不可干嘗為泉州軍事衙推年七十餘退居本郡龍溪縣羊額山之陽鄉里宗敬之有良田數頃嘗欲舂穀為米載

詣州貨之功力未集忽有雙髻男子年可三十鬚髻甚長來詣林林問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對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飽而去翌日忽聞倉下礮穀聲視之乃昨日男子取穀礮之而林問無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復置豐饌飯蔬而已凡月餘礮穀不輟鬼復自斗量得米五十餘石拜辭而去卒無一言不復來矣

出稽神錄

潘襲

潘襲為建安令遣一手力齋牒下鄉有所追攔手力新

受事未嘗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門求宿其家唯
一婦人磨門云主人不在又將移居無暇延客也手力
以道遠多虎苦苦求之婦人即召入門側席地而寢婦
人結束箱篋什器之類達旦不寐手力向曉辭去行數
里乃覺失所齋牒復返求之宿處乃是一墳方見其家
人改葬及開棺席下得一書即所失之牒也

出稽
神錄

胡澄

池陽人胡澄傭耕以自給妻卒官給棺以葬其平生服

飾悉附棺中後數年澄偶至市見列肆賣首飾者熟視之乃妻送塋物也問其人云一婦人寄於此約某日來取澄如期復往果見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躡其後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塋時官給秘器雖免暴骨然至今為所司督責其直計無所出賣此以償之爾言訖不見澄

遂為僧

出稽神錄

王攀

高郵縣醫工王攀鄉里推其長者恒往來廣陵城東每

數月輒一直縣自念明日當赴縣今夕即欲出東水門
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與親友飲於酒家不覺大醉
誤出叅佐門投一村舍宿向曉稍醒東壁有燈而不甚
明仰視屋室知非常宿處因獨嘆曰吾明日須至縣今
在何所也久之乃聞其內躡履聲有婦人隔壁問曰客
將何之因起辭謝曰欲之高郵醉中誤至於是婦曰此
非高郵道也將使人奉送之城東無憂也乃有一村豎
至隨之而行每歷艱險豎輒以手捧其足而過既隨至

城東嘗所宿店告辭而去攀解其襦以贈之豎不受固與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見其襦故在腰下即復詣宿處尋之但古塚耳並無人家

出稽神錄

鄭守澄

廣陵裨將鄭守澄新買婢旬日有夜扣門者曰君家買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開門視之無所見方怪之數日廣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數人轉相染着皆卒甲寅歲春也

出稽神錄

劉隲

洪州高安人劉隲少遇亂有姊曰糞掃為軍將孫金所擄有妹曰烏頭生十七年而卒卒後三歲孫金為常州團練副使糞掃從其女君會宴於大將陳氏乃見烏頭在焉問其所從來云頃為人所擄至岳州與劉翁媪為女嫁得北來軍士任某即陳所將卒也從陳至此爾通信至其家隲時為縣手力後數年因事至都遂往毘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謁孫金即詣任營中先遣小僕

覘之方見洒掃庭內曰我兄弟將至矣僕良久扣門問
為誰曰高安劉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隲多髯者乎昨
日晚當至何為遲也即自出營門迎之容貌如故相見
悲泣了無少異頃之孫金遣其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
讌叙良久烏頭曰今日乃得二兄來證我為人向者恒
為諸甥輩呼我為鬼也任亦言其舉止輕捷女工敏速
恒夜作至旦若有人為同作者飲食必待冷而後食隲
因密問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對曰兄無為如此問我將

不得相見矣隲乃不敢言久之任卒再適軍士羅氏隸
江州陳承昭為高安制置使召隲問其事令發墓視之
墓在米嶺無人省視數十年矣伐木開路而至見墓上
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測衆懼不敢發相與退坐大樹下
筆疏其事以白承昭是歲烏頭病隲往省之乃曰頃為
鄉人十餘輩持刀杖劫我幾中我面我大責罵力拒之
乃退坐大樹下作文書而去至今舉身猶痛隲乃知恒
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懼而疏之羅後移隸晉王城戍顯

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羅陷沒不知所在時年六十二

歲矣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夜義一

哥舒翰

章仇無瓊

楊慎矜

江南吳生

朱峴女

杜萬

韋自東

馬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

日裏六娘者容範曠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悅之居無何舒翰有故遊近畿數月方迴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塋殯于堂與既無他室舒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總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舒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長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相繼進乃拽朱索舞于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便昇階入殯所折發昇觀於月中破

而取其尸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物狼藉
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
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
走舒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
上舒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舒翰
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斃處亦
無所見舒翰恍忽以為夢中驗其墻有血其上有迹竟
不知其然後數年舒翰顯達

出通
幽記

章仇兼瓊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兒
舞於竿杪忽有一物狀如鵬鷲掠之而去羣衆大駭因
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
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畫壁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
飼果實飲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

書故
實

楊慎矜

開元中楊慎矜為御史中丞一日將入朝家童開其外門既啟鑼其門噤不可解慎矜且驚且異洎天將曉其導從吏自外見慎矜門有夜叉長丈餘狀極異立於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門火吻電眸不顧左右從吏見之俱驚慄四去久而禱中輿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見之咸辟易仆地慎矜聞其事懼甚後月餘遂

為李林甫所誣弟兄皆誅死

出宣室志

江南吳生

有吳生者江南人嘗遊會稽娶一劉氏女為妾後數年吳生宰縣於鴈門郡與劉氏偕之官劉氏初以柔婉聞凡數年其後忽曠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發怒毆其婢僕或齧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吳生始知劉氏悍戾心稍外之嘗一日吳與鴈門郡將數輩獵於野獲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吳生出劉氏即潛入庖舍取狐兔生啣之且盡吳生歸因詰狐兔所在而劉氏俛然不語吳生怒訊其婢婢曰劉氏食之盡矣生始疑

劉氏為他怪旬餘有縣吏以一鹿獻吳生命致於庭已而吳生始言將遠適既出門即匿身潛伺之見劉氏散髮袒肱目眇盡裂狀貌頗異立庭中左手執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吳生大懼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數輩持兵仗而入劉氏見吳生來盡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電光齒如戟刃筋骨盤蹙身盡青色吏卒俱戰慄不敢近而夜叉四顧若有所懼僅食頃忽東向而走其勢甚疾竟不知所在

出宣室志

朱峴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數百尋下瞰大江每江水汎揚則浮屠勢若搖動故里人無敢登其上者有賈人朱峴家極贍有一女無何失所在其家尋之僅旬餘莫窮其適一日天雨霽郡民望見浮屠之顛若有人立者隱然紋纈衣郡民且以為他怪峴聞之即往觀焉望其衣裝甚類其女即命人登其上取之果見女也峴驚訊其事女曰某向者獨處有夜叉長丈餘甚詭異自屋上躍而下

入某之室謂某曰無懼我也即攬衣馳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數日方稍寤因懼且甚其夜义率以將曉則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飲某一日夜义方去某下視之見其行里中會遇一白衣夜义見辟易退遠百步不敢竊視及暮歸某因詰之何為懼白衣者乎夜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問何故夜义曰牛者所以耕田疇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則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

母與異類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願不以太牢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來至浮屠下望某而語曰何為有異志而棄我乎使我終不得近子矣從此別去詞畢即東向走而竟不知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歸

出宣室志

杜萬

杜萬員外其兄為嶺南縣尉將至任妻遇毒瘴數日卒時盛夏無殯歛權以葦席裹束瘞於絕巖之側某到官

拘於吏事不復重歛及北歸方至巖所欲收妻骸骨及
觀坎穴但葦尚存某歎其至深而為所取悲感久之會
上巖有一徑某試尋行百餘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
貌猙獰不可復識懷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狀類羅
刹極瘳方寤婦人口不能言以手畫地書云我頃重生
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書之悲涕頃之亦能
言謂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當殺君某問汝能去否曰
能去便起抱小兒隨某至船所便發夜叉尋抱大兒至

岸望船噉叫以兒相示船行既遠乃擘其兒作數十片
方去婦人手中之子狀如羅刹解人語大厯中母子並

存

出廣
異記

韋自東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遊太白山棲止段
將軍莊段亦素知其壯勇者一日與自東眺望山谷見
一徑甚微若舊有行跡自東問主人曰此何詣也段將
軍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頂殿宇宏壯林泉甚佳蓋唐開

元中萬迴師弟子之所建也似驅役鬼工非人力所能
及或問樵者說其僧為怪物所食今絕踪二三年矣又
聞人說有二夜叉於此山亦無人敢窺焉自東怒曰余
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類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
至於門下將軍止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自東不顧仗
劍奮衣而往勢不可遏將軍悄然曰韋生當其咎耳自
東捫蘿躡石至精舍悄窳無人覩二僧房大敞其戶履
錫俱全衾枕儼然而塵埃凝積其上又見佛堂內細草

茸茸似有巨物偃寢之處四壁多掛野彘玄熊之類或
庖炙之餘亦有鍋鏝薪自東乃知是樵者之言不謬耳
度其夜又未至遂拔柏樹徑大如碗去枝葉為大杖扃
其戶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晝夜未分夜又挈鹿而
至怒其扁鐻大叫以首觸戶折其石佛而踣於地自東
以柏樹撾其腦再舉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
復有夜叉繼至似怒前歸者不接已亦哮吼觸其扉復
踣於戶闔又撾之亦死自東知雌雄已殞應無儕類遂

掩關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叉首挈餘鹿而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儔矣乃烹鹿飲酒盡歡遠近觀者如堵有道士出於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有衷懇欲披告於長者可乎自東曰某一生濟人之急何為不可道士曰某棲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為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廢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劍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

踊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劍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
當太白之高峰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
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劍當
洞門而立見有怪物但以劍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
燭於洞門外以伺之俄頃果有巨虺長數丈金目雪牙
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劍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
輕霧而化去食頃有一女子顏色絕麗執芰荷之花緩
步而至自東又以劍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

道士藥雲駕鶴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
丹將成矣吾當來為證也盤旋候明而入語自東曰喜
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顙叩
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彩
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
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
已二人因以泉滌其鼎器而飲之自東後更有少容而
適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將軍莊尚有夜叉骷髏見在道

士亦莫知所之

出傳
奇

馬燧

馬燧貧賤時常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返寄居於園吏
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即須先言當為其岐路耳護
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
奉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
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
謁護戎果犯其諱庭叱而去畏懼之色見於園吏吏曰

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恓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是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鐵騎者每門十人燧狼狽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於逃民散室中尚未安聞車馬嘯歎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車馬勢漸遠稍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憲宰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對又

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生憂疑也
燧乃應諾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矣君
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襍有熟肉一甌胡餅一箇燧食
甚飽卻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數斗放於燧前
地上橫布一道乃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
不可動過此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夜半有物閃閃
照人漸近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鬚奮
全身鋒鑠臂曲瘻木甲駕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

室來獍目電變吐火噴血跳躅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
慄殆喪魂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
久之物乃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
相謂曰此乃逃入室不妨馬生匿於此乎時數人持兵
器下馬來衝動夜又夜又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
食血肉殆盡夜又食既飽徐步而出四更東方月上燧
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藉乃獲免後立大勛
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獲乃每

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出傳異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夜義二

東洛張生

薛滂

邱瀛

陳越石

張融

縕都師

東洛張生

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有東洛客張生應進士舉携文往
謁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遠歇於樹下

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馬張生與僮僕宿於路側困
倦甚昏睡良久方覺見一物如夜叉長數丈掣食張生
之馬張生懼甚伏於草中不敢動纔訖又取其驢驢將
盡遽以手拽其從奴提兩足裂之張生惶駭甚狼狽走
野叉隨後叫呼詬罵里餘漸不聞路抵大塚塚畔有一
女立張生連呼救命女人問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
塚內空無物後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張生
遂尋塚孔投身而入內至深良久亦不聞聲須臾覺月

轉明忽聞塚上有人語推一物便聞血腥氣視之乃死人也身首皆異矣少頃又推一人至於數四皆死者也既訖聞其上分錢物衣服聲乃知是劫賊其帥且唱曰某色物與某乙某衣某錢與某乙都唱十餘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罷去張生恐懼甚將出復不得乃熟念其賊姓名記得五六人至明鄉村有尋賊者至墓旁覩其血乃圍墓掘之覩賊所殺人皆在其中見生驚曰兼有一賊墮於墓中乃持出縛之張生具言其

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賊殺人送於此偶墮下耳笞擊數十乃送於縣行一二里見其從奴驢馬鞍馱悉至張生驚問曰何也從者曰昨夜困甚於路傍睡着至明不見郎君故此尋求張生乃說所見從者曰皆不覺也遂送至縣牛公先識之知必無此乃為保明張生又記劫賊數人姓名言之於令令遣捕捉盡獲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假手於張生以擒賊耳

史出逸

薛淙

前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
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黑
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
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僧怒曰何異耶少年子
要聞異乎病僧略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
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
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
百餘丈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

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子衣緋裙跣足袒膊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思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箭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三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不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傷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獲昨夜三奉

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
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爾僧乃具言
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
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已來見木上一緋
點走出人馬逐之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
久之雨三數十點血意已為中矣此可以為異少年
以病僧為異無乃陋乎

出博異傳

丘濡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歲忽
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條止一處及明乃在古塔中
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為妻自有年限勿生
疑懼且誠其不窺外也日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
經年女伺其去竊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熒藍膚磔耳
如驢及地方乃復人焉女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
窺我我實夜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慧謝曰我既
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使我時見父

母乎其物言我罪業或與人雜處則疫作今形跡已露
任爾縱觀不久當歸爾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
視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
中者其物斂手則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若
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戲狎之者
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養
釋道守戒律法錄者吾悞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
泣語女緣已盡候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

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氣後一夕風雨其物遽持
女曰可去矣如釋氏言屈伸臂項已至其家墜在庭中
其母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出酉陽雜俎

陳越石

潁州陳越石初名黃石郊居于王屋山下有妾張氏者
无和中越石與張氏俱夜食忽聞燭影後有呼吸之聲
甚異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纖
長有黃毛連臂似乞食之狀越石深知其怪惡而且懼

久之聞燭影下有語我病飢故來奉謁願以少肉致掌
中幸無見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
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訖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罵曰妖
鬼何為輒來宜疾去不然且擊之得無悔耶其手即引
去若有所懼俄頃又出其手至張氏前謂張曰女郎能
以少肉見惠乎越石謂張氏曰慎無與張氏竟不與久
之忽於燭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髮蓬然兩目如
電四牙若鋒刀之狀甚可懼以手擊張氏遽仆於地冥

然不能動越石有膽勇即起而逐之夜又遂走不敢回
視明日窮其跡於垣上有過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將再
來矣於是至夜持杖立東北垣下以伺之僅食頃夜又
果來既踰墻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連擊數下及夜又
去以燭視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餘亦在地蓋擊而墮
者自是張氏病愈至夕聞數里有呼者曰陳黃石何
為不歸我皮也連呼不止僅月餘每夕嘗聞呼聲越石
度不可禁且惡其見呼於是遷居以避之因改名越石

元和十五年登第進士至會昌二年卒於藍田令

出宣
室志

張融

渤海張融字眉端晉咸寧中子婦產男初不覺有異至
七歲聰慧過人融曾將看射令人拾箭還恒苦遲融孫
云自為公取也後射纔發便赴遂與箭俱至棚條已捉
矢而歸舉坐怪愕還經再宿孫忽暴病而卒將殯呼諸
沙門燒香有一胡道人謂云君速斂此孫是羅刹鬼也
當噉害人家既見取箭之事即狼狽闔棺須臾聞棺中

有撲擺聲咸輟悲駭愕遽送葬埋後數形見融作八闕

齋於是便去

出宣
驗記

蘊都師

經行寺僧行蘊為其寺都僧嘗及初秋將備盂蘭會洒掃堂殿齊整佛事見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蓮花向人似有意師因戲謂所使家人曰世間女人有似此者我以為婦其夕歸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蓮花娘子來蘊都師不知悟也即應曰官家法禁極嚴今寺門已

閉夫人何從至此既開門蓮花及一從婢妖資麗質妙
絕無倫謂蘊都師曰多種中無量勝因常得親奉大圓
正智不謂今日聞師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謫為人當奉
執中鉢朝來之意豈遽忘耶蘊都師曰某信愚昧常獲
僧戒素非省相識何嘗見夫人遂相給也對曰師朝來
佛前見我謂家人曰儻貌類我將以為婦言猶在耳我
感師此言誠願委質因自袖中出化生曰豈相給乎蘊
師悟非人迴惶之際蓮花即顧侍婢曰露仙可備帷幄

露仙乃陳設寢處皆極華美蘊雖駭異然心亦喜之謂蓮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蓮花大笑曰某天人豈凡識所及且終不以累師遂綢繆敘語詞氣清婉俄而滅燭童子等猶潛聽伺之未食頃忽聞蘊失聲寃楚頗極遽引燎照之至則拒戶闔禁不可發但聞犴牙齧詬嚼骨之聲如胡人語音而大罵曰賊秃奴遣爾辭家剃髮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豈嫁與爾作婦耶於是馳告寺衆壞垣以窺之乃二

夜叉也鋸牙植髮長比巨人哮叫孛獲騰蹕而出後僧
見佛座壁上有二畫夜叉正類所覩脣吻間猶有血痕

焉

出河
東記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神魂一

龐阿

馬勢婦

無名夫婦

王宙

鄭齊嬰

柳少游

蘇萊

鄭生

韋隱

齊推女

鄭氏女

裴珙

舒州軍吏

龐阿

鉅鹿有龐阿者美容儀同郡石氏有女曾內覩阿心悅之未幾阿見此女來詣阿妻極妬聞之使婢縛之送還石家中路遂化為煙氣而滅婢乃直詣石家說此事石氏之父大驚曰我女都不出門豈可毀謗如此阿父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齋中乃自拘執以詣石氏石氏父見之愕眙曰我適從內來見女與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僕於內喚女出向所縛者奄然

滅焉父疑有異故遣其母詰之女曰昔年龐阿來廳中
曾竊視之自爾彷彿即夢詣阿及入戶即為妻所縛石
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靈神為之冥著滅
者益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經年阿妻忽得邪病
醫藥無徵阿乃授幣石氏女為妻

出幽
明記

馬勢婦

吳國富陽人馬勢婦姓蔣村人應病死者蔣輒恍惚熟
眠經日見人人死然後省覺則具說家中不信之語人

云某中病我欲殺之怒強魂難殺未即死我入其家內
架上有白米飯幾種鮭我暫過竈下戲婢無故犯我我
打脊甚使婢當時悶絕久之乃蘇其兄病有烏衣人令
殺之向其請乞終不下手醒語兄云當活出搜神記

無名夫婦

有匹夫匹婦忘其姓氏居一旦婦先起其夫尋亦出外
其妻謂夫尚寢既還內見其夫猶在被中既而家童自
外來云卽令我取鏡婦以奴詐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適

從郎處來也乃馳告其夫夫大愕徑入示之遂與婦共
觀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
不敢驚動乃徐徐撫床遂冉冉入席而滅夫婦惋怖不
已經少時夫忽得疾性理乖誤終身不愈

出搜神記

王宙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於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
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
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

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鑑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君厚意如此寢寐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情深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於

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笈而不語出與相迎翕然而

合為一體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親戚間有潛知之者後四十年間夫妻皆喪二男並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陳玄祐離魂記云玄祐少常聞此說而多異同或謂其虛大厯末遇萊蕪縣令張仲規因備述其本末鎡則仲規堂叔而說極備悉故記之

出離魂記

鄭齊嬰

鄭齊嬰開元中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將歸途次華州忽見五人衣五方色衣詣廳再拜齊嬰問其由答曰

是大使五藏神齋嬰問曰神當居身中何故相見答云
神以守氣氣竭當散嬰曰審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嬰倉
卒求延晷刻欲為表章及身後事神言還至後衙則可嬰
為設酒饌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

時而卒

出廣
異記

柳少遊

柳少遊善卜筮著名於京師天寶中有客持一鱻詣少
遊引入問故答曰願知年命少遊為作卦成而悲歎曰

君卦不吉合盡今日暮其人傷歎久之因求漿家人持水至見兩少遊不知誰者是客少遊指神為客令持與客客乃辭去童送出門數步遂滅俄聞空中有哭聲甚哀還問少遊郎君識此人否具言前事少遊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縑乃一紙縑爾歎曰神捨我去吾其死矣

日暮果卒

出廣異記

蘇萊

天寶末長安有馬二娘者善於考名宛州刺史蘇詵與

馬氏相善初詵欲為子萊求婚盧氏謂馬氏曰我唯有
一子為其婚娶實要婉淑盧氏三女未知誰佳幸為致
之一令其母自閱視也馬氏乃於佛堂中結壇考名頌
臬三女魂悉至萊母親自看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
者必當為刺史婦蘇乃娶次女天寶末萊至永寧令
死於祿山之難其家懲馬氏失言後二京收復有詔贈

萊懷州刺史焉

出廣異記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湏臾見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地相埒今欲將配君子以為何如鄭不敢辭其夕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

乃與女家無異既入門下車冉冉行庭中內女聞之笑
出視相值於庭中兩女忽合遂為一體令即窮其事乃
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

所見

出靈
怪錄

韋隱

大厯中將作少匠韓晉卿女適尚衣奉御韋隱隱奉使
新羅行及一程愴然有思因就寢乃覺其妻在帳外驚
問之答曰愍君涉海志願奔而隨之人無知者隱即詐

左右曰欲納一妓將侍枕蓆人無怪者及歸已二年妻亦隨至隱乃啟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體其從隱者乃魂也

出獨異志

齊推女

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適隴西李某李舉進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臨月遷至後東閣中其夕女夢丈夫衣冠甚偉瞋目按劍叱之曰此屋豈是汝腥穢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禍明日告推推素剛烈曰吾忝土地主

是何妖孽能侵耶數日女誕育忽見所夢者即其牀帳
亂毆之有頃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傷痛女寃橫追
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歸葬於李族遂於郡之西
北十數里官道權瘞之李生在京師下第將歸聞喪而
往比至饒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終
悼恨既深思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於曠野見一女形
狀服飾似非村婦李即心動駐馬諦視之乃映草樹而
沒李下馬就之至則真其妻也相見悲泣妻曰且無涕

泣幸可復生俟君之來亦已久矣大人剛正不信鬼神
身是婦人不能自訴今日相見事機較遲李曰為之奈
何女曰從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
村兒此九華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求或
冀諧遂李乃徑訪田先生見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稱曰
下界凡賤敢謁大仙時老人方與村兒授經見李驚避
曰衰朽窮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說李再拜扣頭不
已老人益難之自日宴至於夜分終不敢就坐拱立於

前老人俛首良久曰足下誠懇如是吾亦何所隱焉李
生即頓首流涕具云妻枉狀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
蚤申訴今屋宅已敗理之不及吾向拒公益未有計耳
然試為足下作一處置乃起從北出可行百步餘止於
桑林長嘯倏忽見一大府署殿宇環合儀衛森然擬於
王者田先生衣紫被據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傳
教導地界須臾十數部各擁百餘騎前後奔馳而至其
帥皆長丈餘眉目魁岸羅列於門屏之外整衣冠意緒

倉惶相問今有何事須臾謁者通地界廬山神江瀆神
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問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產
為暴鬼所殺事甚寃濫爾等知否皆俯伏應曰然又問
何故不為申理又皆對曰獄訟須有其主此不見人訴
無以發摘有問知賊姓名否有一人對曰是西漢長沙
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至今猶恃雄豪侵占
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無奈何田先生曰即追來俄頃
縛吳芮至先生詰之不伏乃命追阿齊良久見李妻與

吳芮庭辯食頃吳芮理屈乃曰當是產後虛弱見其驚怖自絕非故殺田先生曰殺人以槌與刃有以異乎遂令執送天曹回謂速檢李氏壽命幾何頃之吏云本算更合壽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謂羣官曰李氏壽算長若不再生議無厭伏公等所見何如有一老吏前啟曰東晉鄴下有一人橫死正與此事相當前使葛真君斷以具魂作本身卻歸生路飲食言語嗜欲追遊一切無異但至壽終不見形質耳田先生曰何謂具魂吏

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則散離本無所依今收合為一體以續絃膠塗之大王當街發遣放回則與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顧謂李妻曰作此處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見一吏別領七八女人來與李妻一類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藥狀似稀餈即於李妻身塗之李氏妻如空中墜地初甚迷悶天明盡失夜來所見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謂齊女李生曰相為極力且喜事成便可領歸見其親族但言再生慎無

他說吾亦從此逝矣李遂同歸至州一家驚疑不為之信久之乃知實生人也自爾生子數人其親表之中頗有知者云他無所異但舉止輕便異於常人耳

出玄怪錄

鄭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術會昌中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因請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鄭君訊其事居士曰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為善以

幽冥祐之得過期今年九十餘矣令歿之日此女當愈
鄭君急發人馳訪之其令果九十餘矣後月其女忽若
醉寤疾愈鄭君又使往驗令果以女疾愈之日無疾卒

出宣

室志

裴珙

孝廉裴珙家洛陽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焉日
晚方至石橋忽有少年騎從鷹犬甚衆顧珙笑曰明日
節日今當早歸何遲遲也乃以後乘借之珙甚喜謂二

童曰爾可緩驅投宿於白馬寺西表兄竇溫之墅明日
徐歸可也因上馬疾驅俄頃至上東門歸其馬珍重而
別珙居水南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
之姊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瞻顧因俯階高語曰
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大噉弟妹之輩亦無應者珙
心神忿惑又極呼皆亦不知但見其親歎曰珙那今日
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為異物邪
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

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
曰地界故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
案鷹迴借馬送歸以為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
曰小兒無理將人命為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答之既至
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方見其
形僵仆二童環泣呦呦馬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
省然而蘇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
言大異懼其將甚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歎久之

少頃無恙

出集
異記

舒州軍吏

王琪為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
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錢
十萬今地府使我為神神償君此債爾因為人占候禍
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琪求為一鎮將因問鬼吾所
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鎮
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以為其言

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令人來為
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為皖口鎮將竟如其言凡歲餘鬼
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然方後至廣陵訪
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頃忽病如癡人歲餘愈

矣

出稽
神錄

太平廣記卷三百五十八